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朱紱

謄録監生臣彭邦經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

明

太祖皇帝

帝姓朱氏名元章字國瑞濠州鍾離人先世家沛後徙句容宋季大父徙居泗州父又徙鍾離父世珍追謚仁祖高祖伯六追謚德祖曾祖四九追謚懿祖祖初一追謚熙祖母陳氏追謚淳皇后生四子帝其季也帝生之夕紅光滿室是夜數有光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輙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年十七歲為僧與下起兵

等事俱已見前二十五起兵滁州初依郭子興後遂渡江克金陵以次平定東南移師北伐凡十有五載而成帝業焉

戊申洪武元年是年一歲兩係說具前卷秋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封為北京

先是帝幸汴梁將營都而未果及是既克元都遂有是命且下詔將以春秋巡狩詔曰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其以金陵為南京大梁為北京朕于春秋往來廵狩播告爾民使知朕意尋又命徙北平軍民于北京

始建六部

中書省初設四部掌錢穀禮儀刑名營造之事至是定置吏户禮兵刑工六部設尚書侍郎等官仍屬中書省各部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分理庶務 考洪武時設官建置不在一時今據明史百官志舉其要者隨時以書餘不具載

大赦

仍諭有司利害當興革而詔書未載者具奏以聞

御史中丞劉基致仕

元李之所以淪亡不在寬而在縱弛明祖此論深中其病至不



初帝北巡命李善長與基留守中書省都事李彬犯法基按之罪當死彬素附善長善長請緩其獄基不聽奏上竟殺彬方奏至會祈雨善長曰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之天必雨遂殺彬由是善長銜基及帝還善長愬基專恣言基戮人壇壝下不敬會基有妻喪遂告歸

徵元故官至京師

既至帝御奉天門召問元政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帝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

以廢事為寬慢易為簡乜得為治要領焉習率爾陳對實為膚末之見豈知寬嚴自當適中亦當相濟為用若專務姑息必秉明允之方過事刻覈亦非欽恤之典皆無當於協中之道如皋陶稱舜御衆以寬而其時頑流放竄未嘗少假所謂刑期

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元季君臣耽于逸樂馴至淪亡其失在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事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帝如北京

放元宮人

九月江西行省參政陶安卒

安博涉經史帝渡江時首謁軍門陳王道語具前吳元

無刑正善用其
寬耳



年徵諸儒議禮命安為總裁官諸禮多所裁定至是

卒追封姑孰郡公

冬十月帝還南京

十一月詔使訪求賢才

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學字士行襲封衍聖公希大世襲

曲阜縣知縣

元時衍聖公秩三品帝謂禮部曰孔子萬世師後嗣

秩止三品弗稱其授希學秩二品賜銀印置衍聖公

明祖論漢七國事極為明允然當時召釁之故雖由晁錯謀國不臧而諸侯僭侈驕横在文帝時賈誼已先見



官屬曰掌書典籍司樂知印奏差書寫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學教授學録學司各一人尼山泗水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子孫徭役其官屬皆衍聖公選舉

手詔召劉基還

建大本堂

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上時臨幸商搉古今評論經史上嘗御文樓太子侍問近與諸臣講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為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為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若為

及之則七國兵端實由封建所啟明祖果有鑒于此即不應裂地以王諸子且所云諸王當知夾輔王室毋撓公法蓋以諭教擾偽臣使諸藩以國守法度耳然能保其始終不逾那若明祖者所謂師古而不知度今務名而以致害實者耳



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矣

十二月徐達克太原元庫庫特穆爾走甘肅山西平

達既定元都進取山西常遇春先下保定中山真定馮勝湯和下懷慶度太行取澤潞庫庫特穆爾遣將來禦戰于韓店在潞安府長治縣南楊璟大敗會元帝自開平注見前命庫庫特穆爾復大都庫庫特穆爾乃引兵出雁門由居庸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庫庫特穆

爾遠出太原必虛北平有孫都督時于北平置燕山大衛命都督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興祖濠人雲龍定遠人足以禦之今乘敵不備直擣太原所謂批亢擣虛者也彼若還救太原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乃率師趨太平庫庫特穆爾至保安元州明廢復置今州屬宣化府聞之果還救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驟與戰必多殺傷若夜襲之可得志達然之會庫庫特穆爾將呼必勒瑪舊作豁鼻馬今改來約降請為內應達夜選精騎襲其營庫庫特

穆爾方燃燭治兵書倉卒不知所出跣一足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呼必勒瑪降得甲士四萬遂克太原乘勢收大同分遣馮勝等狥猗氏平陽絳擒其守將榆次平遥介休以次下山西悉平

己酉二年春正月立功臣廟

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字通甫虹人馮國用勝之兄趙德勝濠人耿再成字德甫五河人華高含山人丁德興定遠人俞通海字碧泉濠

人徙巢張德勝字仁輔合肥人吳良定遠人初名國興後賜名吳楨良之弟初名國寶後賜名曹良臣安豐人康茂才字壽卿蘄人吳復字伯起合肥人茅成定遠人孫興祖凡二十二人立廟鷄鳴山注見前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又以廖永安字彥敬永忠之兄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無為人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配享

太廟

免山東北平山西河南及畿內諸郡田租

倭寇山東此明倭寇之始

二月詔修元史

大都既克得元十三朝實録乃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字子充義烏人爲總裁徵山林隱逸之士汪克寛字德一祁門人胡翰字仲仲金華人陶凱字仲立臨海人曾魯字得之新淦人高啓字季迪長洲人趙汸字子常休寧人等十六人爲纂修帝諭善長等曰元初君臣樸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季世嗣君荒淫權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閒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用不見信遂至土崩其閒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爾等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以垂鑒

明修元史全憑其十三朝實錄即無危素亦何慮其散佚無存至于元統以後史所未備素果足資詢考何不關就而訪其遺事仍待遣使分求是素于文獻皆無足徵徒飾寺僧之言以文



戌閏六月書成而元統以後之史未備乃分遣使者十二人往北平山東採遺事明年續修仍以濂禕總其事

先是元都破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趨所居報恩寺將入井寺僧大梓力挽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輦而出之元實錄得無失及素至京授翰林侍讀學士年已七十餘一日帝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履聲橐橐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

元丞相伊蘇侵通州平章曹良臣擊走之

其不死不深可賤乎籍六與史爲存亡則史既成書即當繫程嬰之例捐軀明志以余臣節乃籬外履聲醜然以老臣自命其視馮道之不知廉恥相去幾何明祖以文天祥諷之且以余闕愧之其爲貪生亡義之小人亦微凜然嚴于斧鉞矣

大軍狗山西北平守備單弱曹良臣守通州兵不滿千人伊蘇將萬騎營白河注見前良臣曰吾兵少不可與戰當以計走之乃于瀕河舟中多立赤幟亘十餘里鉦鼓聲相聞伊蘇驚遁良臣出精騎逐北百餘里元兵自是不敢窺北平

帝耕耤田

三月徐達克奉元常遇春克鳳翔

元將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即張良弼注見前孔興都爾伯

等駐鹿臺即鹿苑原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寰宇記原上有禱雨祠禱雨輙應以衛奉元徐達兵入關思道遁去郭子興此郭子興一名興濠人將輕騎直擣奉元守將棄城走御史僧格實里郎中昂克抗節死僧格實里力窮不屈與妻子投崖死昂克仰藥死阿什克布哈自經死朱春將死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君能盡忠吾豈不能殉節俱投崖死檢討阿什克布哈舊作阿失不花今並改舊作王可三原尹朱春俱遂改奉元路為西安府時關中饑詔戸賑米三石民大悅遇春兵至鳳翔思齊奔臨洮

夏四月命博士孔克仁句容人授諸子經

功臣子弟俱令入學

馮勝狥臨洮李思齊降

時張思道弟良臣守慶陽徐達會諸將議所向皆曰

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而慶陽易于臨洮請先慶

陽達曰不然慶陽城險兵精猝未易拔臨洮西控羌

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備戰闘物産足佐軍儲蹙

以大軍思齊不西走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于旁

庫庫特穆爾前此雖不免跋扈及元亡以後則獨力支拄思為恢復之舉始終與民兵相持雖亦互有勝負其志不少撓應州祁七敗焉而不於明益敬憚至以奇男子目之則疾風勁草實可見其乃心王室矣若李思齊

郡何有遂度隴克秦州下伏羌寧遠宋砦改縣今縣屬鞏昌府入鞏昌遣馮勝逼臨洮思齊果不戰降初思齊在鳳翔帝以書諭之且言若果能審去就當以漢待竇融之禮相報思齊得書欲降其養子趙琦本狄道人紿思齊奔吐番思齊信之遂奔臨洮琦私竊寶貨婦女逃匿山谷間思齊窮蹙遂降琦尋亦來歸思齊至京帝深慰之授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久之遣往招諭庫庫特穆爾至則待以禮尋使騎士送之還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留一物為别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齊知不能免遂斷與之還未幾卒

五月甲午朔日食

御史中丞章溢卒

初惟倔強自專與諸將日尋攻殺罔恤國難迨宗社已移擁兵東嶺猶不知保力效忠與張思道輩相犄角以全西北一隅乃聞符以實融之禮慨不戰而降且師賜始不如狗彘且醜類指降在康特稱爾崇便知人間羞恥事乎斷臂而死誅隨及同快



溢與劉基並拜御史中丞時廷臣伺帝意多尚嚴苛溢獨存大體不以搏擊為能受詔赴閩擇鄉兵行至處州遭母喪乞終制不許鄉兵既集再乞終制許之哀毀卒帝痛惜親撰文祭之

六月常遇春克開平元帝奔和林

先是遇春下鳳翔詔還偕北平以李文忠副之至是遇春文忠帥步騎九萬敗元將江文清于錦州注見前敗伊蘇于全寧元置全寧路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故大寧城西北進攻大興

人心然猶不若數其罪而寸磔之更足伸大義於千古也

州即興州金未嘗置治利民鎮俗呼為小興州故名此為大興州注見前分千騎為八伏守將夜遁盡擒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齊克慎舊作慶生今改平章鼎珠等斬之凡得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薊北悉平

秋七月征虜副將軍鄂國公常遇春卒于軍謚忠武詔李文忠領其衆

遇春師還次柳河川在宣化府龍門縣西暴疾卒年僅四十遇春沉鷙果敢善撫士卒摧鋒陷陣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用兵輒與古合自言能將十萬衆橫行天下軍中

稱常十萬長于大將軍達二歲聽約束惟謹一時名將稱徐常喪歸帝用宋太宗喪趙普故事臨于龍江關名今在江寧縣西儀鳳門外追封開平王

八月元兵攻大同李文忠擊敗之

文忠會徐達攻慶陽行次太原聞大同圍急謂左丞趙庸廬州人曰閫外之事苟利于國專之可也遂出雁門敗元遊兵于馬邑擒其平章劉特穆爾舊作劉帖木今改進至白楊門在朔平府馬邑縣北天雨雪已駐營文忠引數騎入山察視疑有伏遽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果

內臣但備使令當使畏法勿令有功實爲制馭宦寺要言明訓以此垂誡貽謀不爲不深乃未

乘夜來刦文忠令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擒其將圖魯卜俘戮萬餘人窮追至孟克豩方輿紀要在大同府邊外舊作莽哥蒼今改而還先是元帝北走屯嚕哩布令都爾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及是都爾伯既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斬之來降元帝知事無濟不復南向矣按嚕哩布舊作蓋里泊今改

定內侍官制

諭吏部曰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馭之之道當使畏法勿令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矣

數傳而閹豎即擅權恣橫至末季而流毒益甚釀禍喪邦若金不知有此諭者可見子孫不遵祖訓鮮能保其令緒此特其一端耳



封王顓為高麗國王

先是顓遣使朝貢且請封遂有是命

徐達克慶陽擒張良臣斬之陝西平

達自臨洮下蘭州襲走元豫王盡收其部落輜重還出蕭關克平凉張思道懼使其弟良臣守慶陽而自奔寧夏為庫庫特穆爾所執良臣以慶陽降達遣薛顯蕭人受之良臣先出迎尋復叛襲傷顯達督兵圍之

良臣之降也捷奏至京帝戒達曰張思道兄弟多譎詐勿墮其計中良臣果叛達謂諸將曰上明見萬里

外今日之事一如上諭然良臣叛祇取滅亡耳當與諸公戮力剪之良臣求援于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遣將攻原州隔涇陽為慶陽聲援達達遇勝扼驛馬關在慶陽府安化縣西南舊有城敗其將哈扎噶爾舊作雜扎兒今改等良臣被圍久數出戰不利糧乏絕至煑人汁丸泥然之守者遂開門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良臣驍勇軍中呼小平章養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金牌張張思道驍將也良臣自以慶陽城高險上有井泉可據守又倚思道庫庫特穆爾為聲援賀宗哲嘛扎噶爾為羽翼姚暉葛八為爪牙故降而復叛以圖大功及被圍猶日開門出汲馳騁城下達進營

逼其四門由是不得達其求援寧夏者又悉被獲將士相繼出降城遂破父子俱死時元賀宗哲攻鳳翔指揮使金興旺與知府周煥嬰城守敵編荊為大箕形如半舫五人負之攻城矢石不能入投藁焚之輒颺起乃置諸藁中擲著其隙火遂熾敵棄箕走復為地道薄城攻不已會百户王輅收臨洮降卒還入城共守敵拔營去衆欲追之輅曰未敗而還誘我也偵之至五里坡伏果發還師復圍城衆欲走興旺叱曰天子以城畀我豈可去耶以輅所將皆新

附乃括城中貲令曰敵退當大犒新兵新兵喜協力固守持十五日敵聞慶陽下乃引去宗哲尋掠蘭州達遣馮勝率步騎往擊宗哲渡河遁勝乃還

修禮書

詔舉素志高潔愽通古今練達時宜之士年四十以上者禮送至京纂修明年書成名大明集禮

九月置中都

以臨濠為中都營城郭宮殿如京師制帝召諸老臣問以建都之

地或言關中險固或言洛陽天下之中汴梁為宋舊京或又云北平故元宮室就之可省民力帝曰所言皆善惟時有不同耳長安洛陽汴京實周秦漢魏唐宋故都但平定之初民未甦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給力役悉資江南重勞其民若就北平宮室亦不無更作建業長江天塹龍蟠虎踞足以建國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朕欲建為中都何如羣臣皆稱善遂營之

冬十月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

庚戌 三年春正月遣徐達李文忠分兵北伐時元帝尚在近塞帝再致元帝書皆不報而庫庫特穆爾攻蘭州指揮于光都昌人力戰死徐達軍還庫庫特穆爾偵知率兵奄至蘭州圍城數

重于光自鞏昌來援猝與敵遇力戰而敗被執使呼城内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大軍旦夕至矣敵怒抉其頰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固庫庫特穆爾尋引去帝以達為大將軍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副之分二道出兵達自潼關出西道擣定西元州明改安定縣今縣屬鞏昌府取庫庫特穆爾文忠自居庸出東道絶大漠追元帝二月文忠至興和注見前降其守將進兵察罕諾爾擒元平章珠展次駱駝山在張家口外鎮黄旗察哈爾東南走平章沙布迎音舊作沙不丁今改次開平降平章沙達哈舊作上都今改罕等

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昔人已詳論之若宋元之亡未不由於孤立且宋既積弱



吏部請謫有罪于儋崖不許

帝曰前代謂儋崖為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淳宜更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二月追封郭子興為滁陽王立廟滁州祀之仍以其三子從祀

夏四月封子九人為王

樉帝第二子皇后出為秦王封西安　棡帝第三子皇后出為晉王封太原

棣帝第四子即成祖皇后出為燕王封北平　橚帝第五子皇后出為吳王有司

即有屏藩在外亦無能為元則强藩在外擁兵屢作不靖轉貽內患皆己事之可徵者明祖欲大封諸子假此江言實未為允無論燕王恃其强盛骨肉相殘不旋踵而成篡奪之禍即其後高煦宸濠稱兵肆逆視漢之吳濞淮南相去有幾及末世流寇

請置護衛于杭州帝以財賦地不可封後改周王封開封楨帝第六子胡充妃出為楚王封武昌榑帝第七子達定妃出為齊王封青州梓帝第八子達定妃出為潭王封長沙檀帝第十子郭寧妃出為魯王封兗州從孫守謙帝長兄子文正之子為靖江王封桂林帝懲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擇名城大都豫王諸子待其壯而遣就藩服外衛邊陲內資夾輔其制祿親王歲萬石置相傅官屬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萬九千人籍隸兵部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謁禮無與鈞體制崇重惟列爵而不臨民分藩而不錫土與周漢封國稍異焉

徐達大破庫庫特穆爾于沈兒峪在鞏昌府安定縣北之東道峴南

達至安定庫庫特穆爾退屯沈兒峪達進軍薄之隔

元作諸王亦惟東手就斃求其足爲夾輔者又有何人則其是非得失益瞭然可見保世昌後自有大經豈在拘泥不可復行之古法乎

壕而壘日數交戰庫庫特穆爾遣精兵千餘人由間道刦東南壘左丞胡德濟倉猝失措軍驚擾達親擊却之德濟大海子也達械送京師而斬其下趙指揮等數人以徇明日整兵奪壕殊死戰大破庫庫特穆爾兵擒郯王濟王及國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士卒八萬庫庫穆特爾僅挾妻子數人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達自徽州（元置今改縣屬秦州）南出一百八渡（河名在漢中府略陽縣東源出徽縣下流入嘉陵江渡凡一百八處故名）至略陽

德濟雖功臣之子而失機僨事邦有常刑然徐達斬其下數人以徇而械送德濟京師候王章未為大失明祖釋之實流于輕縱且以書諭徐達推已過而授人柄竊貸之喻未可為辭之正也

以下注俱見前 克沔州入連雲棧攻興元取之鄧愈亦自臨洮進克河州 德濟至京師帝釋之而以書諭達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耳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且將軍在軍中誅之則已今下廷議吾且念其信州諸暨功不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是役也都督孫興祖戰死五郎口帝深悼惜追封燕山侯

封陳日煃為安南國王

元帝殂于應昌 注見前

詔諡之曰順帝 國人諡曰惠宗 子阿裕實哩達喇嗣

五月始設科取士

時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舉三年自後三年一舉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

李文忠克應昌獲元容廸哩巴喇舊作買的里八剌今改後仿此送京師文忠聞元帝殂督兵兼程進圍應昌克之元嗣君阿裕實哩達喇北走獲其子容廸哩巴拉及后妃諸王官屬數百人并獲宋元玉璽金寶玉冊鎮圭大圭玉斧等駝馬牛羊無算窮追至北慶州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遼史地理志慶州元寧軍有赤山黑水即此而還道興州注見前擒國公江

文清等降三萬七千人至紅螺山亦作紅羅山一統志今獨石口北御馬厰西有烏蘭哈朗噶山即紅螺山也明初李文忠敗元兵於此又降楊思祖之衆萬六千餘人

是月旱六月朔帝親禱于山川壇越五日雨

帝齋于西廡皇后躬執爨為農家食太子諸王饋于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至壇席藁曝日中夜卧于地凡三日詔省獄因命有司訪求通經術深明治道者越五日大雨

不以元裔獻俘而援周武王唐太宗之事為証見理甚正立意尤為忠厚至捷奏稱賀令元故臣勿與及改詔書侈大之詞而述其先世皆賴以生養既勵不事二姓之節並寓不忘統一之尊明祖此舉仁義兼至足與漢之高光相比量矣



頒平定朔漠詔于天下封容廸哩巴拉為崇禮侯

李文忠捷奏至羣臣慶賀帝命朝臣嘗仕元者勿與

翌日中書省草詔進帝見有侈大之詞諭改之帝責省臣曰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元之興亡自是氣運于朕何預而以此張之四方有識之士口雖不言心未必以為是也可更草以進

容廸哩巴拉至京師羣臣請獻俘帝曰武王伐殷用之乎省臣對唐太宗嘗行之帝曰是待王世充耳若遇隋之子孫恐不爾也令以本服朝見賜冠帶母妃皆朝中宮賜第龍光山蓋即龍舟

山一統志覆舟山一名龍舟山在江寧府東北太平門内

立開中鹽法

山西行省請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引赴所在繳之帝從其請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召商中鹽以備邊儲計道里遠近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徙蘇松嘉湖杭民無業者田臨濠

凡四千餘户給牛種車糧資遣之三年不徵稅其後復徙北平山後民散處諸府縣又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又徙江南民十四萬于鳳陽又徙山西民于河北又屢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東河南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秋七月中書左丞楊憲字希武陽曲人有罪誅

憲有才辨裁决明敏然意刻深有不足于已者輙中傷之在中書欲盡易省中故事凡舊吏皆罷去更用已所親信者汪廣洋字朝宗高郵人為右丞以憲專决依違不與較猶不能得憲意憲竟逐侍御史劉炳劾罷廣

洋且請從之廣南帝不從已復有所論劾帝覺其誣

下炳獄炳吐實遂誅憲

冬十一月大封功臣

先是徐達李文忠師還至龍江帝出勞于江上越二

日以武成告于郊廟令大都督府兵部上諸將功績

帝自定其次第至是遂班爵行賞進李善長韓國公

鄧愈衛國公常遇春子茂鄭國公湯和等侯者二十

八人已又封汪廣洋忠勤伯御史中丞劉基誠意伯

越三日大晏翌日諸臣入謝帝賜坐華蓋殿從容論取天下之畧曰朕起鄉里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羣雄所為徒為民害張士誠陳友諒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諒恃强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初與二寇相持士誠尤逼近或謂宜先擊之朕以友諒志驕士誠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先攻友諒鄱陽之役士誠卒不能出姑蘇一步以為之援向使先攻士誠姑蘇堅

守友諒必空國而來吾腹背受敵矣及北定中原先山東次河洛止潼關之兵不遽取秦隴者以庫庫特穆爾李思齊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併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絶勢窮不戰而克然庫庫特穆爾猶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驟與角力勝負未可知也

自正月至十二月日中屢有黑子詔求直言

明祖擇賢任相求之甚殷劉基既承顧問則當實舉所知以副側席之意乃僅于所指之人各為評隲且又自謝不能而以天下何患無才惟在悉心求之二語卸其責使基實有所知則



辛亥四年春正月李善長罷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定遠人為左丞

善長貌寬和而性忮刻比進封大國意稍驕帝頗厭之以疾致仕初帝嘗以吏事責善長劉基言善長勳舊能調和諸將帝曰是數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仆帝又嘗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立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禮義為

不宜隱躍其辭以派原諸若無所指實又不應徒託空言也以憲及惟庸廣洋相繼敗事皆如基所料許其知人然于前席時洛不能進賢助理又何足稱乎

權衡而已不與焉者也帝曰汪廣洋何如曰褊淺殆甚于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然則無逾先生對曰基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及憲惟庸廣洋皆敗如基言

以湯和為征西將軍傅友德為征虜前將軍帥師伐明昇

先是帝遣平章楊璟招諭明昇令奉國入覲昇牽于

羣議不能決昇年幼國事皆決于母彭氏及丞相戴壽等璟還復以書切諭禍福昇不能從已而帝遣使假道征雲南昇不奉詔其將吴友仁又數寇興元徐達之克興元也令金興旺守之及達還張興旺嬰城拒守遣使告急于達友仁以兵三萬來攻決濠填塹勢甚達遣傅友德救之友仁乃引去至是乃下詔伐之命湯和帥副將軍周德興濠州人廖永忠等以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帥副將軍顧時字時舉濠人等以步騎由秦隴趨成都鄧愈督餉給軍

二月元參政劉益以遼陽降

益為元遼陽行省參政籍所部來降詔立遼陽指揮使司以益為指揮同知未幾元平章馬彥翬洪保保殺益右丞張良佐執彥翬殺之保保走依納克楚舊作納哈出今改後倣此良佐困權衛事執彥翬黨以獻帝授良佐蓋州衛指揮僉事既念遼陽懸絶納克楚未靖乃設遼東都指揮使司命葉旺六安人馬雲合肥人往鎮之納克楚者元穆呼哩裔孫為太平萬户府帝拔太平獲之待之甚厚納克楚常鬱鬱不樂帝召語之曰人臣各為其主况爾有父母妻子耶乃縱之北還其後屢為邊患帝數以書諭之皆不答

夏六月湯和下重慶明昇降

帝之遣和友德也諭之曰蜀人聞我師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不意直擣階文門戸既隳腹心必潰兵貴神速患不勇耳友德疾馳至陝西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其將丁世珍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橋在階州南亦曰南橋造舟為梁跨白龍江上白龍江源出鞏昌府岷州經階州文縣與白水江合白水江注見前友德修橋以渡破五里關在文縣北遂抜文州進

破綿州將渡漢江會水漲不得渡友德命伐木造戰艦欲以軍聲通瞿塘乃削木為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水順流下蜀守者見之皆解體其丞相戴壽等聞階文綿已破急分兵援漢州未至友德舟師已逼大破其守將向大亨于城下援師膽落友德迎擊大敗之遂拔漢州廖永忠兵至瞿塘阻鐵鎖橋先是明昇遣黃仁壽以鐵索橫斷瞿塘峽口鑿兩崖石壁引鐵索為飛橋用木板置砲以拒守師不得進永忠密遣數百人持糗糧水筒舁小舟踰山

度關出其上流蜀山多草木令將士皆衣青蓑衣魚貫走崖石間度已至帥精鋭出黑葉渡夜五鼓分兩軍攻其水陸寨水軍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始覺盡鋭來拒永忠已先破其陸寨將士昇舟出江者一時並發鼓譟而下下流之師亦擁舟急擊上下夾攻大破之入夔州明日和始至乃分道進永忠帥舟師直擣重慶昇大懼羣下勸奔成都昇母彭泣曰成都可到亦僅延旦夕耳不如早降昇乃面

縛銜璧輿櫬率官屬降于軍門和等承制撫慰之友德進圍成都身中流矢不退將士殊死戰突其象陣象反走蹦籍死者甚衆遂降成都分兵徇州邑蜀地悉平戴壽向大亨既降至夔峽皆鑿舟自沉死吳友仁守保寧城破執至京戮于市丁世傑守文州時友德攻之據險力戰汪興祖死焉文州破遁去已復以兵破文州殺朱顯忠友德擊走之明昇既亡復集餘衆攻秦州兵敗為其下所殺

秋七月以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知濟寧府今兗州府濟寧州明初為濟寧府尋降為州

克勤為治以德化為本不喜近名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殃民吾不忍也時詒民懇荒閱三歲乃稅吏不俟期徵民輙棄田去克勤稅如期區田為九等以等徵發吏不得為奸立社學數百區葺孔子廟堂延名士為師弟子繫籍者二千人盛夏郿將督民築城克勤曰民方耕耒何以畚鍤重困之請之中書省得罷役會天旱遂大澍濟寧人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

糧長督輸一鄉稅糧擇謹愿者為之未嘗不可尚沿明之積弊此不過鄉里小

封明昇為歸義侯

昇至京羣臣請帝御殿受俘如孟昶降宋故事帝曰昇幼弱事由臣下與昶異免其伏地待罪之儀授爵歸義侯賜居第

九月庚戌朔日食

設糧長

詔以田多者為之督其鄉之稅糧以萬石為率設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輙蒙擢用其後官

民足供使令豈宜假以顏色復因而陞用其後流弊百出貽患無窮嚮由不能慎之於始耳



軍兌運法行而糧長不廢科斂橫溢滋為民害其孱弱者復為勢豪所陵軏延逋負率鬻產以償遂至隕身喪家云

冬十二月逮漢中知府費震鄱陽人尋釋之

震以賢良徵為吉水知州寬惠得民擢知漢中府歲凶多盜震發倉粟十餘萬石貸民盜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至是坐事被逮帝曰良吏也釋之以為牧民者勸授寶鈔

局提舉寰後以提舉擢户部尚書出為湖廣布政使卒

壬子五年春正月遣翰林院待制王禕使雲南被執不屈死

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舊作巴匝剌瓦爾密今改後倣此鎮雲南

大都不守順帝北去王歲遣使自塞外達元帝行在

執臣節如故蜀地既平天下大定帝以雲南僻遠難

進兵而王所遣漠北使者蘇成適為北平守將所獲

乃命禕齎詔偕成往招諭王待禕以禮會元主遣托

克托徵餉雲南知禕在王所疑王有他意脅以危語

王不得已出禑見之托克托欲屈禑禑叱曰天既訖汝元命爝火餘燼敢與日月爭明耶我奉使遠來豈為汝屈遂自刎梁王具衣冠斂之

徙陳理明昇于高麗

或告陳理明昇有怨言帝曰童儒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蠱惑將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隙無自生乃徙高麗

遣徐達李文忠馮勝等分道征庫庫特穆爾達軍敗績

文忠勝敗元兵而還

帝以庫庫特穆爾數擾邊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雁門趣和林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居庸趣應昌勝為征西將軍出金蘭趣甘肅三月達先遣都督藍玉定遠人敗庫庫特穆爾于圖拉河源出喀爾喀鄂諾河西北下流與鄂爾坤河合按圖拉河舊作土剌河鄂爾昆河舊作阿魯渾河今並改五月庫特穆爾與賀宗哲合兵拒達于嶺北達軍敗死者數萬人勝至蘭州遣副將軍傅友德前驅再敗元兵拔甘肅下額

齊訥路前注見　次畢道山方輿紀要山在洮州邊外舊作別篤山今改　元岐王多爾濟巴勒追去獲其平章昌嘉努舊作長加奴今改　等二十七人友德復追至瓜沙州斬獲甚衆文忠至鄂爾坤河源出喀爾喀杭愛山南流數百里圖拉河來入焉　馬中流矢指揮李榮以所乘馬授文忠而自奪敵馬乘之文忠殊死戰遂破敵追奔至青海注見前　椎牛饗士而還

以鄧愈為征南將軍討湖南廣西蠻

辰澧諸蠻作亂慈利土司覃垕連構諸洞蠻為寇楊璟討之垕遁入溪峝師還尋復出寇

周德興討之至復遁去帝命愈往討以周德興吳良副之愈出澧州討散毛今施南府來鳳縣元時為散毛洞明設土官宣撫司隸施州衛諸洞蠻德興出南寧本邕州元改南寧路明為府今府屬廣西討婪鳳宋羈縻州元廢地在今思恩府田州東安元來安路地在今田州西田唐置田州曰橫山郡明為上府後降為州今州屬思恩府諸州蠻良出靖州注見前討會同宋縣今屬靖州五開今貴州黎平府開泰縣明初為五開衛潭溪宋置長官司元明不改今司屬黎平府古州註見前諸蠻悉平之

二月安南陳叔明弒其王日煃而自立遣使入貢却之

叔明纂立懼討遣使入貢以覘朝廷意主客部洪武初設六部部各四屬俱亦稱部至二十九年各部增設所屬始俱定清吏司主客部禮部屬已受表主事曾魯取副封白尚書詰使者曰前王日煃今何驟更名使者不敢諱具言其實帝曰島夷乃狡獪如是卻其貢叔明復遣使謝罪乃命以前王印視事

置茶馬司

户部言陜西四川茶宜十取其一以易番馬從之于諸産茶地設茶課司定税額設茶馬司于秦洮河雅

諸州自碉門<sub>注見前</sub>黎雅抵朶甘烏斯藏<sub>即今西藏明初置朶甘烏斯藏二指揮司</sub>行茶之地五千餘里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

售者

三月免京民役

時當運輸官物應天府請悉役京民帝曰京民自開

國以來勞費倍于外郡令兵革漸息正當休養命免

其役未幾又賜京民絹户一匹

高麗國王遣子弟入國子學

元自順帝北居沙漠子孫相繼嗣位襲其故號雖國統已失而南向出兵猶有興復之志譬如宋與金元本屬敵國雖稱臣稱姪而其北伐亦不得以寇書之也明史沿襲舊文于元兵皆以寇書因為未當

夏六月作鐵榜戒功臣

帝以功臣不能檢下作鐵榜臚目目凡有九以申戒之

冬十一月納克楚侵遼東

十二月詔百官奏事啓皇太子

癸丑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府州縣官入覲

帝諭之曰慈祥愷悌身之德也刻薄殘酷德之賊也若偽為慈祥必無仁愛之實偽為愷悌必無樂易之誠爾等勉之

令特據金元宋相代之例悉加改正庶乎情理平而體例允協耳

郊壇理宜誠肅駿奔執事首宜司以羽流當時議禮諸臣如劉基宋濂詹同輩俱博古而達於政體何不闢一言匡正耶至嘉靖時而齋醮事興益以崇尚道教為務斯其濫



選朝天宮在上元縣西即吳冶城宋天慶觀也明初改名道士供事郊壇
天地社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

汪廣洋罷為廣東行省參政

時左丞胡惟庸專省中事廣洋無所建白故黜之

二月停科舉諭有司察舉賢才

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為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為之師帝政暇親品隲

簡矣

射為六藝之一

古者教士所必

其文曰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歲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者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于是罷科舉者十年

先是禮部請增廣國子生帝曰朕觀前代學者皆能出為世用後世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以記誦為能欲其成材也難矣今祭酒之人可訪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聞帝又嘗令國子生習騎射諭

資而澤宮之典尤重自後世文武分途專以射為武事于是習文學者不復究心正鵠襄衣博帶於比禮比樂之道間之茫然此古今異宜所不能强也明祖諭國子生習騎射未嘗不有志法古然謂如此即足以經邦戡亂則期從不免過脩而其時亦

之曰古之學者文足以經邦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定安社稷今天下承平爾等雖務文學亦宜可忘武脩耶

始命御史及按察使考察有司

初設六科給事中

先是統設給事中（秩正五品）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至是始分為六科（分察六部）各設給事中（改從七品共八十一人）後每科增都給事中一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一人（亦從七品）

三月癸卯朔日食

未閒成均有補於武備者則仍不過虛文相尚耳



命徐達等帥師鎮山西北平

先是帝命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北平尋召還至是以元兵窺塞乃命達文忠及馮勝鄧愈湯和等帥師往鎮以備之初元宗室四大王逃匿苛嵐山中結寨自固尋出攻武州指揮程桂等擊敗之四大王適去時元降臣劉元利張時用等知四大王尚在將攻太原謀為內應桂捕斬之四大王仍侵掠不止已而納克楚侵遼東軍士死者數千人國公魯爾等侵還安縣殺知縣餘兵復臨雲內州及渟縣至是達駐臨清遣文忠及顧時傅友德等統騎兵勝和及俞通源朱亮祖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相機備禦是年元兵復侵武朔保德諸州及雁門白登河曲撫寧諸地達俱遣將擊走之又指揮使常守道王紹

等追元遣兵斬其左丞相呼圖克擒平章鼎鼎達又自大同府遣將掩捕武平章等于懷柔縣之三角村

按魯爾舊作驢兒呼圖克舊作忽都今並改

復以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知蘇州府

觀知蘇州府明教化正風俗郡中翕然課績為天下最擢四川行省參政以部民乞留命還任初蘇州府舊治張士誠據以為宮因遷于都水行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或譖觀興既滅之基帝怒命御史廉其事以聞遂被誅帝尋悔之命致祭歸葬錦帆涇在蘇州府盤門內相傳吳王錦帆以遊故名

夏六月京師城成

城周九十六里門十有三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秋七月以胡惟庸為右丞相陳寧（茶陵人）為御史大夫

自汪廣洋罷惟庸獨專省事帝以為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所為多稱旨遂至大用寧性残刻（先為蘇州知府徵賦苛急嘗令左右燒鐵烙人肌膚吏民苦之號為陳烙鐵）以惟庸薦擢居憲臺益務威嚴帝屢責之寧不能改

九月定有司季報歲報

笞杖固不妨府州縣專決徒流則當申候施行議死以上並應隨事上之作例聽候裁處概令月報季報已恐懸案纍而瘐獄情容開有司受賄弄決駁議多淹則當示以懲勸使知努力乃轉改月為季改季為歲并令府州縣不待轉發斷決是益啟以

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于冊縣達州州達府府行省類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之多縻費又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徒以上具獄送行省或州縣受財省府弄法出入輕重文移駁議動多淹滯帝命中書省御史臺詳議革月報為季報以季報之數類為歲報凡府州縣獄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遺枉御史按察使糾劾天下便之

憲綱之制且更維其高下之便即御史按察尚能糾劾而民之寬抑已多況上下相蒙未必盡皆繫發乎文牘雖有而流弊已滋明代吏治不修綱紀功令非此等集議之作法於原中



冬十一月潞州貢人參却之

帝曰人參得之甚難毋重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以養民為務何口腹累人

閏月錄已故功臣子孫

功臣早世恩未及嗣者錄凡二百九人十年又錄丁忠等五百十一人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定大明律

先是帝須律令恐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禎字文典江寧人等為之直解又令儒臣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皆準于唐損益舊律凡六百有六條

七年甲寅春正月遣將屯田西北

時河南山東北平陜西山西及直隸淮安諸府雖有屯田然尚未廣乃命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諸省經理屯務明年又命李善長朱亮祖命通源撫諭諸屯

勸課農事西北田野曰闢屯軍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牛種教樹植復租賦官畝税一斗民以不困而軍餉益饒

遣總兵官吴禎巡海備倭

倭屢寇瀕海州縣帝遣使往諭其王良懷良懷遣僧奉表入貢未幾寇掠如故先是帝遣使使倭國告以即位且詰其入寇之故良懷不受命已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往諭良懷見之曰往者蒙古欺我小邦令其臣趙姓者來誅我今新天子即位使者亦姓趙豈蒙古裔耶目左右將刃之秩不為動且嚴詞折之良懷氣沮下堂延秩禮遇甚優

倭在元時未嘗有侵擾海隅之事蓋由威令所攝不敢橫行觀其酋長之言謂欺我小邦使來誅我則其畏服元朝情事畢露矣明初遣使招來致令緇流往誘徒為所輕忽而恣其傲慢朝貢未久雖掠旋滋遂有巡海備倭之役終明之世倭警時聞皆

遣其僧祖來奉表稱臣且貢方物帝甚嘉之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誘也遣僧祖闡等送使者還賜良懷大統歷及羅緞等物祖闡等至為其國演教國人頗崇奉之而良懷傲慢無禮拘之二年始放還

乃以禎充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總江陰四衛軍出海至琉球大洋獲其兵船獻俘京師

其後屢遣僧奉貢但齎書上中書省而無表且詞多倨慢帝却勿受命禮部移牒責之并諭以欲征之意自是朝貢不通而海上之警亦漸息

二月丁酉朔日食

修曲阜孔子廟

由于始之召侮可見控禦外夷之地但當寬以撫綏使其凜不敢犯如或輸誠効順則因而示以柔懷若無端與之購開往來妄為引致鮮有不損國威而啓戎心者也



立孔顔曾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夏四月都督藍玉拔興和

時元將托音特穆爾守興和玉大敗其衆于白酒泉在故興和城西南擒國公特爾默齊舊作帖里密赤今改及官屬五十九人托音特穆爾棄城走

五月日歷成

自起兵臨濠至六年冬征伐禮樂政刑及羣臣功過四夷朝貢皆載焉既成名曰大明日歷藏之金匱宋濂

請倣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凡四十類名曰皇明寶訓自是凡有政事史官日記錄之檢類增入焉

六月汰北方府州縣官

帝以北方郡縣民稀事簡命吏部量減河南北平山東府州縣官三百八人

秋七月李文忠拔高州遼置明廢故城在今喀喇沁故大寧城西北

先是文忠奉命同徐達以所統將士分布山西北平屯駐因遣兵出塞獲元平章鄧慱羅特穆爾事在是年三月尋遣裨將至賽音布拉克川名在翠昌府靖遠縣西北黄河外舊作三不剌今

改擒陳安禮至順寧斬其將沁珠克壘舊作真珠驢今改至朔州擒太尉巴延布哈事在是年四月至是文忠復自率兵攻高州拔之斬宗王托克托實哩舊作朶朶失里今改擒丞旨伯家奴舊作百家奴今改追奔至氊帽山在故大寧城北擊斬魯王獲其妃及司徒達哈勒濟舊作答海俊今改等

九月遣宗禮侯客迪哩巴拉北歸遣老成宦者二人護行并遺元嗣君書

冬十一月定服制

孝慈錄所定服制輕重頗允乃



貴妃孫氏陳州人薨勅禮部定服制禮部尚書牛諒等奏儀禮父在為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帝曰父母之恩一也低昂若是不情甚矣命儒臣考定宋濂等考古人論服母喪者四十二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帝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人情所安即天理所在乃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五服喪服皆有升降書成命之曰孝慈錄頒天下貴妃無子命吳王橚行慈母服斬衰

制書呈前須而太
子擁敢狃私意
以違父皇之旨
且恃劉為倚長
泥舊說偏卑者
道已虧尚何足
與言禮乎然爾
時太子之所以
抗帝之所以怒
羣臣之所以震
讋皆出於帝之
沽名好古有以
啓之又誰怨乎



三年主喪事皇太子及諸王皆齊衰杖期太子曰在禮惟士為庶母服緦大夫以上則無服今陛下貴為天子臣忝居適長而為庶母服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不敢奉詔帝大怒羣臣震讋不知所出正字桂彥良言于太子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可執小禮以虧大孝因持衰服之太子乃服以拜謝帝怒始解 桂彥良名德偁以字行慈谿人

高麗李仁任弑其王顓

顓無子以寵臣辛肫之子禑為嗣于是仁任立禑 仁任既弑顓又殺朝廷使者而遣使來告喪陽言朝使實盜所殺今已誅之帝疑其詐拘其使而遣使弔祭已仁任又為故主請謚帝曰是欲假朝命以鎮撫其民且掩其弑逆之事不許釋前使還自是朝貢皆不納

乙卯八年春正月詔天下立社學

帝以都邑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學延師儒教民間子弟

河決開封

壞大黄寺堤百餘丈集民夫三萬餘人塞之

二月帝耕耤田

三月立鈔法

時中外各置局鑄錢有司責民出銅毀器物輸官頗以

為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而不用錢乃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餘以是為差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稅課錢糧兼收錢什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

賜德慶侯廖永忠死

初永忠覆韓林兒之舟于瓜安事見前帝咎之及大封功臣帝曰永忠戰鄱陽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

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永忠又素與楊憲比憲誅永忠以功大得免至是坐僭侈失人臣禮賜死永忠勇而善謀行師有紀律平廣東四川民懷其惠俱為立祠既死子權嗣侯

夏四月罷營中都

帝初欲如周漢制建兩京至是以勞費罷其役

誠意伯劉基卒

基佐帝定天下工謀畫料事如神暇則敷陳王道帝以比張子房常呼先生而不名然性剛疾惡胡惟庸

深忌之初甌括閒有隙地曰談洋為鹽盜藪基奏立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合逃軍為亂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惟庸方掌省事怒使吏訐奏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為墓廹逐居民以致亂基坐奪俸帝初欲相惟庸基不可既而惟庸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挾醫往視飲其藥如有物積腹中遂篤帝遣使護歸居月餘卒初基在元時得天文書于燕市一夕而誦其言已為髙安丞進賢鄧祥甫精象緯學盡以其術授之

愈洞其要及病歸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世傳基事多神奇然帝嘗言基數以孔子之言導予是知陰陽風角之術基所重固不在此　璉字孟藻基長子

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齎羅綺及巴茶往河州市之馬稍集中官奉使自此始　成尋為西番多爾濟巴勒所殺

秋七月巳未朔日食

詔百官奔喪毋俟報

京師地震

八月元庫庫特穆爾卒

自元時帝遣使通好于庫庫特穆爾庫庫特穆爾留使者不遣前後七致書皆不答既出塞復遣人招之亦不應帝益心敬之嘗大會諸將問曰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帝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保保乃奇男子耳竟冊其妹為秦王之妃保保庫庫特穆爾小字也劉基亦嘗言于帝以庫庫特穆爾未可輕及徐達敗後大兵亦稀出塞庫庫特

穆爾從其主徙金山至是卒于哈喇諾海在和林北舊作哈拉之衙庭其妻毛氏亦自經死
那海今改

九月遣湖廣參政吳雲宜興人使雲南為所殺

帝以雲南未下再遣使招諭會梁王使其臣鐵知院等使漠北為官軍所獲帝釋之命與雲偕行知院等以已奉使被執且得罪乃誘雲改制書詐為元使者紿梁王雲以死拒知院等殺之

冬十月改都衛為都司

帝初置各部衛指揮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為都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陜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南遼東廣東廣西河南行都司三西安大同建寧十五年增置貴州雲南二都司

十二月納克楚侵遼東都指揮使馬雲葉旺擊敗之

帝以納克楚兵必至勑雲等須為備未幾果至見備禦嚴不敢攻越葢州徑趨至金州注俱見前指揮常富王勝等伏弩城下擒其驍將敵大沮沿柞河亦曰梓河在今奉天

府蓋平縣南西流入海遣旺先引兵扼河緣河壘氷為墻沃以水經宿凝冱如堅城旁設坑穽敵至伏四起納克楚急趨連雲島在今蓋平縣西明設關于此遇氷城旁走迷陷穽中衆大潰雲自城中出合兵追擊至畢嚕河即畢列河在蓋平縣東南下流入海唐代高麗劉仁愿出畢列道蓋即以此水名今人譌為畢利河斬獲無算納克楚僅以身免

丙辰九年春正月遣湯和帥師鎮延安

元將巴延特穆爾為邊患帝以和為征西將軍防延

安是秋巴延特穆爾來侵和使傅友德破擒之降其衆

二月太白晝見

凡五日三日復見

三月免近畿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河南浙江北平湖廣田租

夏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

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

湖廣山西諸行省俱改為承宣布政使司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司一員（秩從二品）置左右參政（秩從三品）各一員後設左右布政使各一員復又增置左右參議

秋七月癸丑朔日食

閏九月詔求直言

以五星紊度（先是六月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止天倉越數日益有光遂入紫微垣掃文昌尋入于張凡四十餘日乃滅）日月相刑故有是詔

冬十一月平遥訓導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應詔言事下獄死

伯巨上書言三事一曰分封太侈畧言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今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城數十異時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其權則必生觖望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兵衛限疆理以待封諸王子孫制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莫先于此二曰用刑太繁畧言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今議者曰宋元之末專事姑息以致滅亡主上痛懲其弊故用刑多裁自聖衷治獄之吏趨承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獲罪雖刪定舊例減宥有差然有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上不在下也古之為士者以登進為榮今之為士者以溷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

楚為尋常之屏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餘逸有司敦廹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為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為哉誠欲人懼而不敢犯也然竊見數年來誅殺亦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自今宜存大體赦小過

三曰求治太速

畧言昔者周自文武至于成康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于文景始稱富庶致治之道果不可驟今陛下切切于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而不稱陛下求治之心也臣愚謂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令之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風紀之司不過聽從𤄊獄而已非所以使民遷善遠罪為治之大者也古者教士于學俊造遞升論定後官任官後爵故成周得人為盛今天下諸生升太學者未數

月遽選入官臣恐其人未諳時務上乘國政而下困黎民也聞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臣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此皆求治太速之過

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下獄瘐死

時上書者又有海州學正曾秉政刑部主事茹太素皆累萬言帝嘉秉政而杖太素尋又採太素疏中數事行之因命中書定奏對式凡臣下上書言得失者文辭毋得過繁

初伯巨之上書也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為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而封不盡如伯巨所言迨帝末年燕王奉命屢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先見云　曾秉政南昌人茹太素澤州人

蔡子英受察罕特穆爾父子知薦尚不忘故帥之恩力全匹夫之節正色凛然其與巴顏濟仲之齋焉自隨者同一爛然不滓視危素輩之偷生倖免奚啻天淵相判耶



十二月遣元臣蔡子英人永寧歸和林

子英元至正中進士察罕特穆爾辟為參軍累遷行省參政元亡從庫庫特穆爾走定西庫庫特穆爾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入南山帝遣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熱火焚其鬚不為動其妻適在洛子英避弗見至京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略曰陛下以萬乘之君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病易冠賜酒饌授以名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

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常布知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被擭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固不敢責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南海畢其餘生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帝覽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夕大哭不止人問故曰思舊主耳帝知終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其故主于和林

丁巳十年春正月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濂年老帝憫之予告歸濂每燕見必命茶賜坐濂素不能飲一日侍飲醉不能成

步帝歡甚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濂艱于步趨帝命選良馬以賜復爲作良馬歌命詞臣咸賦之及歸後每歲一朝至則恩禮加厚

夏四月遣鄧愈師師擊吐蕃平之

初鄧愈克臨洮遣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諸族而以指揮使韋正字正御壽州人本姓宿爲常德成養子因冒姓韋德成初從帝渡江戰死守臨洮會吐蕃來寇正擊降之吐蕃屯洮河原正率兵往禦時河水未冰不能進忽有冰如巨屋自上流下颭隨之河冰遂合正疾渡直擣敵營敵大驚以爲神遂投戈降既而允德還元吐蕃宣慰司何索諾穆温布舊作何瑣南普今改

詣軍門降鎮西武靖王伯訥呼舊作卜納剌今改亦以諸郡來降遂移正使守河州時河州城邑空虛人骨山積衆欲委棄之正不可日夜撫巡勞徠不數年遂為樂土其後吐蕃所部往往邀阻蕃藏貢使先是許允德招降吐蕃于是烏斯藏攝帝師納木扎勒布勒藏布及國公納木喀隆丹巴嘉木燦等皆入朝帝置朶甘烏斯藏二衛其後數遣使朝貢多被吐蕃侵掠 按納木扎勒巴勒藏布舊作喃加巴藏卜納木喀隆丹巴嘉木燦舊作南哥思丹八亦監藏今並改帝命愈為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命之分兵三道窮追至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巡按之設蓋仿漢時繡衣直指遺意偶一行之

五月詔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議軍國重事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事悉總之議當然後奏行

六月詔臣民言事實封達御前

秋七月初置通政使司（通政司一人秩二品左右通政各一人秩正四品左右參議各一人秩正五品）掌出納諸司文書章奏封駁之事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巡按之設始此）俾詢民間疾苦廉察風俗申敎化

或可藉以察民隱而糾吏弊乃竟定為員額旣復重其事權責事者既不免于掣肘以致政令紛歧而貪黷者更易於賄賂苞苴之弊又或交通大吏上下相朦其貽害于吏治民生者更復不小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民之疾苦吏之賢不肖豈區區一巡



九月以胡惟庸為左丞相汪廣洋為右丞相

惟庸居政府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闚白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浮沈守位而已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 謚武順

愈征吐蕃還卒于壽春追封寧河王 愈沉毅簡重事母孝撫幼弟有恩敬禮儒士有士君子之行云

按[illegible]能者察無遺耶



十二月乙巳朔日食

十一年戊午春正月封子五人為王

椿（帝第十一子郭惠妃出）為蜀王（封成都）栢（帝第十二子胡順妃出）湘王（封荊州）桂（帝第十三子郭惠妃出）豫王橞（帝第十四子母郜無名號）漢王植（帝第十五子韓妃出）衛王其後桂改封代（封大同）橞改封肅（封甘州）植改封遼（封廣寧）

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命吏部課其殿最稱職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稱

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

序立于門宴畢然後退朝覲考覈自此始

三月詔奏事毋先白中書省

夏四月元阿育師利達拉卒

子特古斯特穆爾舊作脫古思帖木兒今改後倣此嗣帝遣使往弔

自為文祭之

秋七月蘓松楊台諸府海溢遣使賑恤

冬十月河决蘭陽

閹宦典兵之弊史繼用此明祖既讀唐書而嘆息宦官之專橫何以平一洞蠻而兩遣內侍詣軍覯兵閱勝後世監軍之失由此濫觴尚得云深鑒前轍僅使傳命四方哉

十一月總兵官楊仲明討五開叛蠻平之遣內官呂玉詣其軍

先是五開蠻吳面兒作亂殺靖州衛指揮過興詔以辰州指揮使楊仲明為總兵官討之既而帝遣內官吳誠往諭仲明及覲兵勢及是仲明討破諸蠻面兒遠遁帝復遣尚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是後帝兩使內官至軍云 帝嘗讀唐書至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謂侍臣曰當時使此曹掌兵致恣肆如此然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小人竊柄人主決意去之亦有何難惟在斷不斷耳又曰漢末宦官雖驕縱

尚無兵權唐以兵權授之馴至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

遣僧宗泐字季潭寧海人使西域

帝以佛經遺佚遣泐偕其徒往求之三年而還泐還額埒藏軍民萬戶府拜哲萬戶府俱遣使隨泐朝貢額埒藏舊作俄力思拜哲舊作巴者今並改

己未

十二年春正月始合祀天地于南郊

帝以分祀天地情有未安乃作大祀殿于圜丘壇址合祀天地

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琳七站地在洮州西

帝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至洮州舊城在洮州西南即古洮陽城也後漢書西羌傳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寇遁去追擊大

破之擒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在洮州東番人耕種于此置洮州

衛舊衛屬臨洮府今為廳屬鞏昌府文忠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

帝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

今番寇旣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為患慮小費而

忘大虞宜良策栽卒置衛守之

平羌將軍丁玉初名國珍河中人後賜名擊松州番平之

先是四川威茂土司董帖里叛以玉為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帖里降時指揮胡淵童勝擊降汶川酋陽者七等詔置茂州衛仍命淵等從玉軍征松州及是松州平玉遣指揮高顯城之遂併潘州于松州置松潘衛明年帝以松州遠在山谷屯種不給命罷之未幾指揮耿忠經畧其地言松州為番蜀要害地軍衛不可罷乃命復置

致仕而給復終自恤下之典已至且仍其章服更足表異齊民乃賜予以誥勅復量其品秩加級無端而恩及林泉于義實無所取本朝廷尚爵鄉里尚齒尤古今通義顧令其于異姓不為答禮庶民以官禮謁見啓其倨傲自尊之習毋

秋七月以李文忠領大都督府事

八月給致仕官誥勅復其家

秋三品以上仍舊四品以下各加一級給誥勅復其家終身無所與其居鄉與宗族親黨相見序尊卑如家人禮凡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

冬十二月賜汪廣洋死

廣洋與胡惟庸同相惟庸所為不法廣洋知而不言

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遇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之

條明季紳士歸田肆行鄉曲百姓不敢與之相抗貽患無窮皆此舉有以釀成之也



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欺罔貶海南舟次太平賜死

徹元吏部侍郎巴延資中西域人祖父仕江西因家馬鴻作伯顏子中今改不至飲鴆卒

巴延資中初爲元建昌教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贛巴延資中間道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爲行省員外郎巴延資中出奇計收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于廖永忠巴延資

劉基遇毒及惟庸反狀皆自涂節發之及獄成而節亦同戮且以逆黨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

中墮馬求死不得折其一足永忠釋之乃變姓名浪迹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已延資中竟不出常齎鴆自隨誓不復仕至是江西布政使沈立本言于朝以幣聘已延資中慨然曰死晚矣為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庚申 十三年春正月胡惟庸謀反及其黨陳寧涂節等皆伏誅

惟庸貪賄弄權無所畏忌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

信節如果為惟庸謀主寧不知事敗之必將自累乃轉以首告希冀倖免實情事所必無況從逆須有左証如陳寧同坐省中閱兵馬籍附和之狀昭然若節則並無一事載在爰書而僅以其黨兩字坐之又何與于莫須有宋獄且陳寧奸狀史傳所載

筍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瑞氣又言其祖父塚上夜有光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平涼侯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令在外收輯軍馬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太僕寺丞李存義者太師善長弟惟庸婿李佑父也惟庸陰令說善長善長驚悖曰爾言何為者若爾九族皆滅後十餘日

恭詳未嘗有一語及節而節亦别無事蹟是節與節雖同以胡黨見誅其虛實判然可見蓋必惟庸憾節發其逆謀妄加誣引而當時亦不求左驗遽行其獄節遂無以自明耳今以明史及洪武實錄互證之足以釋千秋疑案後此藍玉之反載玉强辯

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善長不能制惟庸乃遣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與期會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于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御史大夫陳寧中丞涂節等謀起事既而節見事不成遂上變告帝大怒命羣臣更訊復自臨問乃誅惟庸寧以節本預謀并誅之善長仲亨置不問

不服詹徽此王此實玉言徽即我黨遂併殺徽事正與此相類益可見當日斷獄者之實非信讞矣

李善長早從明祖參謀畫功成爵列上公自當休戚相關乃聞惟庸逆謀並不即時舉發幾致變亂倘成則善長之黨在叛臣知而容隱罪實

罷中書省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帝懲惟庸亂政罷丞相以政歸六部分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府征調則隷兵部後復勅諭羣臣國家罷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事權歸于朝廷立法至為詳善以後嗣君毋得置議丞相臣下敢以請者寘重典

始南北更調用人

北平山西陝西河南四川人于浙江江西湖廣直隷

雖逭明祖置此不問而後此以星變賜善長死未免輕重失宜而王國用猶且為之上書訟冤則更謬之甚矣

用之浙江江西湖廣直隷人于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廣東廣西福建用之廣西廣東福建人亦于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四川用之考覈不稱職及以事降謫者不分南北悉于廣東廣西福建汀漳江西龍安安遠湖廣郴州之地選用

沐英襲元將托和齊（舊作脫火赤今改後倣此）等于額齊訥路擒之

元國公托和齊知院按珠（舊作愛足今改）屯和林帝命英擊之英至靈州偵知托和齊等在額齊訥路遂渡黃河

經寧夏歷賀蘭山注見前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分軍為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擒托和齊按珠盡獲其部曲以歸已而英又襲元柳城王庫之復獲平章呼圖克特穆爾濟王額琳沁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遂還肅州呼圖克特穆爾舊作忽都帖木兒額琳沁舊作亦憐真今改

三月減蘇松嘉湖糧額

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概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初帝平吳怒蘇

蘇松嘉湖在當時均元之土地士誠竊據明祖兵爭同一非理及既統一海宇則宜據公視天下之量而偏私遷怒賬籍其田畝重其租糧同係赤子獨令此數郡向隅其何以昭公溥之道哉

松嘉湖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租簿為稅額楊憲為司農卿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已而詔減四府極重田稅之半然重者每畝猶徵至七斗以上至是復命戶部計其數而減之而蘇州一府糧二百七十四萬七千餘石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猶如此

燕王棣之國

先是秦晉二王俱各之國尋復來朝及是燕王始之藩北平其後諸王相繼之藩不具書

夏四月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雷震謹身殿大赦

詔免天下今年田租

六月雷震奉天門

帝避正殿省愆罷王府工役

秋七月詔天下學校師生日給廩膳

九月置四輔官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為號

詔天下舉賢才戶部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不詳里籍等

召至告于太廟以本及杜佑(安邑人)龔穎(鉛山人)為春官杜斆(字致道壺關人)趙民望(襄城人)吳源(莆田人)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俱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勑以恊賛政事均調四時既而斆等相繼罷本坐事誅復名安然(祥符人)李幹(絳州人)何顯周(內黃人)等代之然尋卒幹出為知府顯周亦罷此職遂廢

冬十月安置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于茂州道卒濂孫慎坐胡惟庸黨被刑籍其家械濂至京師怒欲

柴濂既與議讚之列又兼師傅之任而太子驕縱不奉詔未聞其一語之勸其他又何足稱史家阿好之言不足信也



誅之皇后以濂親教授太子諸王乞赦其死帝意解發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濂傅太子十餘年一言一動必以禮一起一居必于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世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太子每斂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使嘗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郤不受帝問濂對曰天朝侍從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帝然之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濂安否其卒也朝野莫不惜之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元兵侵邊命徐達禦之

先是元平章鄂勒哲布哈鼐爾布哈舊作乃兒不花今改後倣此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歿千戶王輅擊敗之擒鄂勒哲

布哈至是命達帥湯和等討鼐爾布哈達率諸將出塞傅友德夜襲灰山方輿紀要在故大寧城東北克之沐英等獲全寧四部以歸達仍鎮北平自是每歲春出冬暮召還以為常

定賦役籍

詔天下編賦役黄冊凡鄉一百十戶為里里有里長十戶為甲甲有甲首歲以里長一人董一里之事應役一年一周謂之排年其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在

城為坊近城曰廂役亦如里里編一冊冊有丁有田以戶為主冊首為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為畸零冊有四一進戶部面用黃紙故謂黃冊其三用青紙布政司府縣各留一焉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其後復命國子生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之以字號編類為魚鱗圖冊黃冊以戶為準魚鱗冊以土田為準魚鱗冊為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為緯賦役之法定焉事在二十年

三月赦

秋八月河決原武

幷決祥符中牟　明年春復決陝西朝邑其秋又決滎澤陽武

九月命傅友德等征雲南

帝以雲南自恃險遠遣使招諭輒為所害乃以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為左副將軍沐英為右副將軍率步騎三十萬往征之　諭曰朕觀輿圖識雲南扼塞當先遣驍將率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抗我師既下曲靖以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煩力也永慶元

州尋廢明復置今州屬貴州安順府辰沅爲撒注俱見前普定元路明爲府今爲安順府治曲靖本唐曲州靖州地元并爲路明改府今府屬雲南

冬十月壬子朔日食

制法司錄囚會翰林春坊官給事中集議以聞

十二月命翰林春坊官考驗諸司奏章

傅友德等下曲靖元梁王巴咱爾斡爾密走普寧唐縣元爲州今州屬雲南府明史作普寧考雲南有晉寧州而無普寧忽納砦又在晉寧普盎晉之訛也今依一統志改正自殺藍玉沐英遂克雲南

友德至湖廣遣都督胡海字海洋定遠人等由永寧趨烏撒平涼侯費聚趨普定友德王英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克普定普安元路明為州今州屬貴州南籠府梁王遣司徒平章達爾瑪舊作達里麻今改從欽此將兵十餘萬屯曲靖以備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來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在曲靖府南寧縣東北下流入南盤江矣頃之霧霽達爾瑪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

恐為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竒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縱鐵騎擣之生擒達爾瑪僧獲萬計友德自率衆擊烏撒分遣王英趨雲南梁王闗敗度不能支乃走晉寧州之忽納砦（在晉寧州西）驅妻子赴滇池死與其左丞托廸（舊作達的今改）右丞魯爾等俱自殺玉英師至板橋（驛名在雲南府昆明縣東）右丞觀音保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輯軍士秋毫無犯友德擊破烏撒蠻遂

城之又克七星關在貴州大定府畢節縣西七星山上下臨七星河有城當雲貴川三省之交為帳吭之地以通畢節明衛今為縣屬大寧府于是東川烏蒙芒部水西注俱見前諸蠻皆望風降附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命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閏二月藍玉沐英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屬郡悉下雲南平

先是景川侯曹震定遠侯王弼分兵下臨安古句町國元臨安路明為府今府屬雲南威楚注見前諸路及是玉英師師至大理

大理城倚點蒼山在大理府太和縣西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嘗封為中岳西臨洱河即葉榆水以上下二關為固上關曰龍首關在太和縣北當洱河之首下關曰龍尾關在太和南南當洱河之尾皆南詔皮羅閣所築土酋段世元憲宗取雲南段智興降封為摩和爾綽克管領八方世有大理十傳至段寶世寶之子摩和爾綽克舊作摩訶羅嵯今改聞大兵且至聚衆扼下關英攻之不克乃命王弼等東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為犄角勢别遣胡海夜從間道渡河繞出點蒼山後緣崖而上立旗幟眛爽軍在下關者望見之皆讙譟蠻衆驚亂英身

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腹將士隨之胡海之師亦自山而下遂斬關入拔其城世就擒分兵取鶴慶（元路明為府今屬雲南）略麗江（元宣撫司明為府今府屬雲南）破石門關（在麗江府舊通安州西）下金齒（註見前）于是諸蠻部皆下雲南平（雲南置布政司貴州置都指揮司）

夏四月殺大理寺卿李仕魯（字宗孔濮州人）帝頗好釋氏教詔徵東南戒律僧數建法會于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賜坐講論時寄以耳目諸

僧怙寵請為釋氏創立職官于是設左右善世闡教等皆高其品秩道教亦然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意指所向即示子孫萬世法程柰何舍聖學而崇異端章數上不聽仕魯性剛介以闢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遂乞骸骨置笏帝前帝大怒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

免畿内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田租

置錦衣衛錦衣衛始此

儀鸞管領校尉所掌惟陳列鹵簿為宜無端而改為錦衣且責以緝捕刑獄之事則任過其職責為未允明祖止圖取便一時而不復計其流弊迨成化正德以後浸假而寄之事權馴至末流益復隸于東廠於是緹騎橫行詔獄四出遂成大患作法於

初置拱衛司管領校尉已改為親軍都尉府而設儀鸞司至是罷儀鸞司改置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指揮使秩正三品鎮撫司隸焉帝時有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三法司其從校五百人祿秩名號無異京衛軍士而獨不隸大都督府稱為親軍

五月帝詣國子監釋奠于先師

帝初以應天府為國子學至是改學為監親行釋菜禮命祭酒吳顒等進講遂親說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大吉賜宴還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厚給廩餼歲時賜布帛文綺還諸令節俱賞節

凉果雖之咎耶



錢

流廣平府吏王允道于嶺南

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帝曰朕聞治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若復設此必重擾民杖之流海外

秋八月復行科舉

三年一行為定制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薦舉人才叅用者居多嘗擢監生劉政等六十四人為布政按察使叅政及副使等官或用為御史給事中而薦

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道秀才范敏曾泰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𡒉皆起家為尚書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皇后馬氏崩

后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藥不效陛下能不以妾故而殺諸醫乎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子孫皆賢臣民得所而已遂崩后勤于內治暇則講求古訓以宋多賢后

諸王之國令挾一僧與俱殊非政體凡方外之人經法世務鮮

命女使錄其家法朝夕省覽或言宋過仁厚后曰過仁厚不愈于刻薄乎帝前殿決事或震怒后伺帝還宮輒隨事微諫帝為緩刑戮帝幸太學還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衆矣諸生有廩食妻子何所仰給帝遂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諸將克元都俘寶玉至后曰元有是而不能守意者帝王自有寶歟帝曰后意謂得賢為寶耳后拜謝曰誠如陛下言崩後宮人思之作歌曰我后聖慈化行家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斯萬年毖彼下泉悠悠蒼天

九月葬孝慈皇后

選僧侍諸王

高后崩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令誦經

有不生覬覦者顧使之溷名宗籍其意何居雖後此燕邸稱兵構釁家難由時事相激而成然非道衍邪說謀乘機蠱惑或不至遂萌逆志明祖開國規模頗為闊大而垂裕之道實乏遠圖此特小不經意而已有毫釐千里之差矣

修佛事吳僧道衍即姚廣孝長洲人先以宗泐薦名在燕府籍中見燕王棣即深相納數以奇謀進棣甚信任之

冬十月更定都察院官制

初吳元年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從一品中丞正二品及侍御史從二品等官後罷臺在十三年設都察院在十四年都御史秩正七品分監察御史為十二道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山東北平四川河南湖廣山西陝西秩正九品至是陞都御史正二品御史正七品後又設副都御史秩正三品僉都御史秩正四品

方御史臺初建帝謂鄧愈劉基

等曰國家立三大府中書總政事都督掌軍旅御史掌糾察朝廷紀綱盡繫于此其後罷中書省政歸六部然部有專司惟都察院總憲綱專糾劾為天子風紀耳目之司其職綦重云

十一月置殿閣大學士

以禮部尚書邵質為華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字敏仲滑人為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伯宗名祐以字行金谿人為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沉字濬仲蘭溪人為東閣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徵耆儒鮑恂字仲孚崇德人余詮字士平豐城人等為之以輔導太子秩俱正五品當是時以翰林春

坊詳看諸司奏啟兼司平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始令天下學校歲貢士于京師

三月傅友德師還命沐英留鎮雲南

其後沐氏遂世鎮雲南

復鳳陽臨淮二縣民世世無所與

秋八月壬申朔日食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曹國公李文忠卒謚武靖

文忠疾帝親臨視及卒御製文祭之追封岐陽王文忠
器量沉宏常師事金華范祖幹胡翰通曉經義其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常勸帝少誅戮人諫帝征日本及言寵宦者過甚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積忤旨頗不免譏讓云

頒科舉條式

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會試中式者赴殿試　凡鄉會試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及古注疏春秋主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各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者

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其罷閑官吏及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皆不許入試

秋七月禁內官預外事勅諸司毋通內官監文移

盱眙人獻天書誅之

八月河決開封杞縣

冬十月河南北平水遣賑之

閏月詔天下刑獄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奏決

乙丑十八年春二月雷電雨雪詔臣民極言得失

太傅魏國公徐達卒（諡武寧）

先是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時達在北平召還至是病卒帝為輟朝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賜葬鍾山之陰御製神道碑文以紀其功（達言簡慮精屢為大將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尤嚴戢部伍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在帝前恭敬若不能言帝嘗稱之曰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帛無所取中正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為庶吉士

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建陽人）等為翰林院修撰二

甲馮京等為編修吳文等為檢討進士入翰林自此始命進士觀政于諸司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察院諸司者仍稱進士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亦俱自此始

定翰林官品員

先是翰林官無常員吳元年置翰林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及修撰編修尋又置學士承旨侍讀學士增待制應奉等員已而承旨直學士待制俱革亦無定秩學士先為正三品後改從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侍讀學士從四品修撰編修正八品至是更定

品員著為永制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並從五品侍讀侍講各二人並正六品始以侍讀先侍講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俱無定員其侍書及待詔則不常設

秋七月遣使封高麗國王禑

先是高麗貢使數至帝皆不納已而帝諭政府令遣官往視嗣王何如政令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被拘囚則可許所請否則必討無赦及是禑又上表請襲爵并乞故王謚乃遣使封之賜故王顓謚曰恭愍

九月古州蠻亂命楚王楨率湯和討平之親王統兵自此始

先是吳面兒既遁帝諭楊仲明不必窮追至是面兒復寇古州乃命楨率和討之和至古州擊平亂蠻擒面兒送京師誅之楨還藩

冬十月頒大誥於天下

帝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乃輯官民過犯條為大誥其目有十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其後復命刑官撮大誥條目要略附

大誥教人已屬末节在昔殷周誥誓尚啟姅疑矧世風遞降更在數十年以後耶然學宮里塾以為教誄之資不過空言無補

尚不致有流弊若罪囚能讀卽與減等則凡罹網者且得恃大誥為護符法因之壞成何政統矣



載于律謂之律誥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云

十一月免河南山東北平湖廣田租

十二月平緬古百夷地置麓川平緬二路明初并為麓川平緬宣慰司後改隴川宣撫司令司隷雲南永昌府騰越州東北距布政司六十六里宣慰使思倫發叛

先是大兵下金齒平緬壤地相接思倫發懼請降詔以為宣慰使尋又命兼統麓川之地至是思倫發反率衆十餘萬寇景東南詔銀生府元置開南州明為景東府今府屬雲南都督馮誠禦之會天大霧官軍失利千户王昇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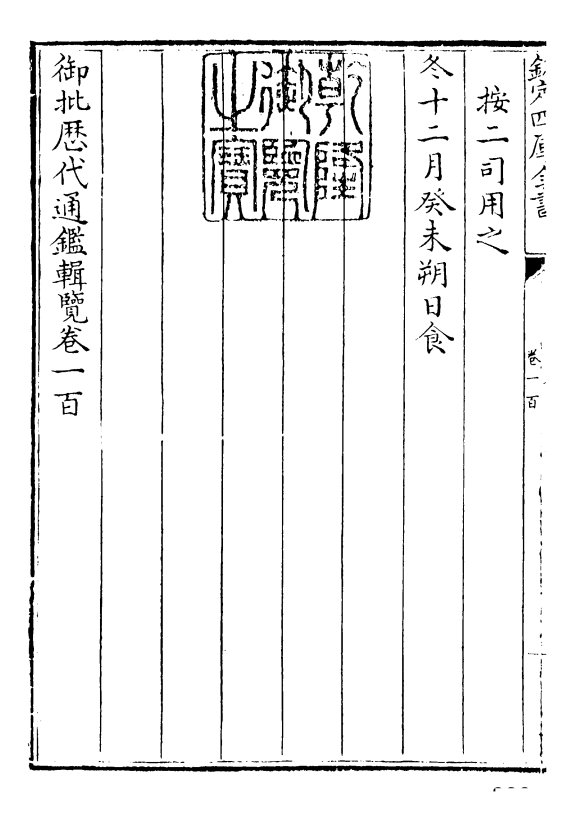
丙寅

十九年夏六月詔有司存問高年

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疋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

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

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于六部布



按二司用之

冬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